

我自小多愁善感,格外爱哭。大人们烦我,给我起个外号,叫“哭鬼”。

医生终于告诉我:您患有抑郁症。抑郁总需排遣,我的办法不是就医,而是读书。

抑郁总需排遣,我的办法不是就医,而是读书。想来我读书解忧的办法,自小就试过了,只是当时并不自知。

小时候还有一本书,叫我十分惊奇。那是本《古希腊神话故事》,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。

创作谈

历史和人性 ——谈《血红血黑》的创作

石钟山

《血红血黑》这一组短篇小说,承蒙读者的厚爱,荣获了这一届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。

创作这篇小说,是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重走长征路之后。对于长征,许多人都不陌生,也有许多著名的作品让我们耳熟能详。

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,我对解说员一次又一次的讲解,并没有太多的留意。因为那些事件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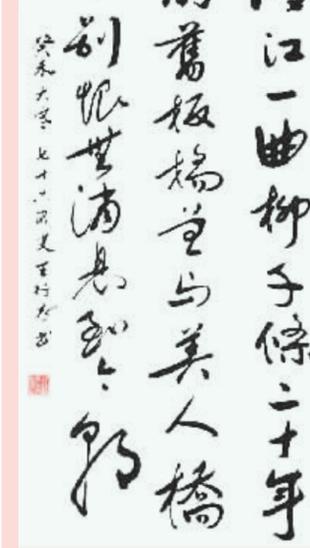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在追求一种从容的心态——保持自己的舒展,不被别人强迫成紧迫,于是总要不牺牲与舍弃一些东西。

只有从容,不是竭尽心力,才能有较好的竞技状态。要做到从容,一是要给自己留出空间,空间是余地,余地常是一种分寸把握,适可而止。

郑邑旧事

红土井与孙牛脚

王喜英



书法 王行志

狭隘心胸,更令人叹惋的命运。神能够操纵人的命运,却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,所以他们也无奈。

博客丛林

好书解忧

王跃文

只有畏惧,不会信奉和敬仰。

我真正开始读书是上了大学之后。最初嗜读的是外国文学作品,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海明威。

欢那种独特的哀伤与沉静。哀伤恰恰是因为对生命的温暖眷恋,沉静则是一种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的境界。

我对法国文学也情有独钟,为什么如此我也说不清。法国人好像天性浪漫感性,但他们的文学很思辨。

随笔

闲话从容

朱伟

该考虑的都考虑了,又能提前对方到达,心定气静,心态上的准备就能充分。从容当然建立在时间与效率的基础上。

要能做到从容,对自己有控制力,一定要挣脱三个系统。第一是不成为类似官员,官员们一天一半时间在会议,还有一半中的一半在应对上级要求。

时间分割有一个好处,是能把每一时段看作一个空间,而不是长度。线性长度上,往往会缺少时间概念。但切割,也就必须能切断,不能随波逐流。

当然,你要从从容就可能要牵制别人为你不从容,人都在一个网络中生活,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。

群山竞秀(国画)



群山竞秀(国画)

邢凤玉

常没来由地背诵他《等待戈多》中的台词:“我们走吧,我们不能。为什么不能,我们在等待戈多。”

中国古典文学中,最值得读的是诗。中国古典诗可以终生读,反复读。诗不但移情,还能移性,叫人纯粹和雅致。

不太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,尤其是当代的读得很少。现代的独钟周氏兄弟,别的稍有涉猎。年轻时崇拜鲁迅,能背不少他的作品。

可读书心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我会时常感觉现在太需要鲁迅先生的愤怒和决绝了。

虽说读书解忧,而忧愁如影随形,不问人的境遇,不问周遭世情。那么,只有不断地读书。



月夜(国画)

张广俊

高士奇跪伏在地,一时没人说话,张鹏翮忽又上前奏道:“杭州知府刘相年参徐乾学、阿山,臣代为奏本!”

53

皇上心里早就有数,大臣们却是惊了。徐乾学和阿山两相对视,都愣住了。皇上又冷笑道:“还说今儿是黄道吉日,杭州四处是迎亲的!朕说今儿是最晦气的日子!”

刘相年上前跪下,问道:“皇上想知道杭州为何一时那么多人娶亲吗?”

皇上火冒三丈,道:“朕不想知道!”

刘相年却道:“皇上不想知道,臣冒死也要说。皇上南巡,便有随行大臣、侍卫卫阿山在杭州买美女,此事在民间一传,就成了皇上要在杭州选秀。百姓不想送自己女儿进宫的,就抢着成亲。阿山还预备了青楼女子若干,供皇上随行人员消遣。”

阿山把头叩得梆梆响,道:“皇上,刘相年胡说,他自己犯了死罪罪状,臣已上了夜密,正要上前参他,他却恶人先告状!”

徐乾学跪下道:“臣同刘相年素无往来,他参臣什么?”

皇上瞪着眼睛,道:“阿山,徐乾学,朕此时不许你俩说话。”

刘相年又道:“那些青楼女子这会儿都在各位大人房间里候着哪!”

连载

彩凤生小武子一直有意躲着自己。有时面对面地碰上了,小武子不是满脸通红地低着头,就是扭头就走。

这今天早上,小武子同往常一样做着干活前的准备。彩凤闯了进来。

“我又不是老虎,你怎么老躲着我?”彩凤盯着小武子问。

“我、我哪能呢?”小武子措手不及。

“是你救了我,我又抱了我,我是你的人呢?”彩凤与小武子贴得很近。

“不,我哪能呢!”小武子身子后仰着,大惊失色。

银匠伙计们来了,彩凤才走开。也许是让小武子那种赤裸裸的伤害太多,彩凤对小武子的腼腆与胆小,表现出极大的欣赏和喜爱。

这日刚天黑,小武子赶手上的活刚从炉上出来,就被彩凤拦住了:“我的戒指丢了,你见到了么?”

小武子一愣,连忙道:“没,没有,我可没见到你的戒指!”

彩凤一副着急的样子:“你就不能帮我找找?我求求你!”

小武子心一软:“你在哪儿丢的?我帮你找!”

彩凤将小武子带到了银楼后院的一个拐角处,指着一块黑处:“就在那儿!”

小武子胆小,战战兢兢地说:“这黑灯瞎火的,咋找啊?明日再找吧。”

下头大搞接驾工程,要臣在杭州建行宫。虽然暂时不向百姓要银子,只要圣驾一走,仍是要向百姓伸手的。”

徐乾学连连叩头道:“刘相年无中生有!”

阿山不等徐乾学讲完,又叩头道:“启奏皇上,臣是否有罪,日后自然明白。臣参刘相年的折子已在皇上手里,这会儿臣还要参刘相年一款新罪!”

高士奇猜着阿山想参什么了,抢着说道:“臣参刘相年只有一句话,他居然把妓院改作圣谕讲堂!”

皇上如闻晴天霹雳,一怒而起,吼道:“刘相年,朕即刻杀了你!”

刘相年道:“臣并不是怕死之人,臣只是想辩解几句。”

皇上道:“这还容得你辩解!来人,拖出去!”两个侍卫上前,拖着刘相年出去了。大臣们忙请皇上息怒,龙体要紧。

张鹏翮叩头道:“启奏皇上,刘相年真是个好官哪!只是他为人过于耿直,从来都不被上司赏识。阿山同高士奇为了害刘相年,置皇上安危于不顾,故意选了河水湍急的地方,命他一夜之间搭好台子,预备皇上检阅水师。好在刘相年有百姓拥护,他自己也在水里泡了个通宵,硬是在急水中搭了个结实实的台子!臣恳请皇上宽贷刘相年!”

皇上仰天长叹,道:“好啊,你们都是朕的忠臣啊!你们都是忠臣,你们都退下吧!”

这时,一员武将低头进来,跪下奏道:“臣浙江水师提督向运凯叩见皇上!臣有一言要奏。”

皇上问道:“你又要参谁呢?”

向运凯不明就里,愣愣片刻,道:“皇上,臣并不是要参谁。臣奏告皇上,时下正是钱塘江起潮之季,能否恩准检阅水师时日后挪挪?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皇上说罢,起身回屋。文武官员都默然拱手,望着皇上出门而去。

外头听得皇上雷霆震怒,忙悄悄儿把那些青楼女子全都赶走了。皇上气冲冲往屋里走,仍是骂道:“混账!王八蛋!朕待他们至诚至礼,他们还要贪,还要欺朕!朕连自己的儿子都靠不住!这就是帝王之家呀!”

这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。贾老翁去杭州了,卓氏思念着大少爷彻夜难眠。两年前,大少爷抽大烟被老爷无情地赶出了家门,为娘的心坎,时时惦记着他。

突然,窗棂被人拍得啪啪地响,卓氏惊坐起来:“谁?”

“娘,是我。”窗外传来大少爷嘶哑的声音。

卓氏赶紧翻身下床,开门将大少爷拉进屋里。多日不见,大少爷已没了人形,骨瘦如柴,哈欠连连,一口黑牙,鼻涕口水在干瘪的脸上横流竖淌。

“娘,救儿一命,我要抽,我要抽……”

卓氏不由一阵心寒,又悲愤不已,扬手“啪”地一下,给了大少爷一记重重的耳光:“你怎么不去死!你不去死!”

“娘,你就打死我吧!”大少爷跪倒在卓氏的面前。

卓氏心一软,抱着大少爷哭成一团。

卓氏道:“儿呀,为了你,我陪嫁的首饰都让你换大烟抽了,我是一再拿不出钱了。”

正说着,大少爷猛地一阵痉挛,全身蜷曲收缩一团,嘴里连连叫喊道:“我要抽,我要抽!”紧接着,他颤抖地站起身来,抱着头就要往墙上撞。犹如触电一般,小武子不由浑身燥热,心狂跳不已。正当小武子不知所措之时,突然,从远处传了一声沉闷的咳嗽声,两人手一松,野兔般地各自散去。

一连几天平安无事,小武子的胆子大了起来。有时,小武子也敢抬头与彩凤对视,壮着胆子看她那装成平静的淡淡脸。她却很灵巧抓住了他的目光,给他意味深长的一瞥。他的目光便像兔子一样急忙逃开,却又碰上了她的胸,碰上了她胸前那两坨高而颤的东西。他的脸就倏然红了。

这天,小武子在银楼里吃了夜饭